

张炜文集

深爱之章

作家出版社

张炜文集

深爱之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爱之章 / 张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张炜文集)

ISBN 978-7-5063-7613-6

I. ①深…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442 号

深爱之章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JOY+ BONE

责任印制: 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1 千

印 张: 23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13-6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这是我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更早的丢失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部分文字也找不到了。因为生活匆忙而沉重，人渐渐都像迎风奔驰的老马，背上的一些驮载难免要在路上飞扬四散，再也无从寻觅。

从头看这大大小小的篇章，让我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这分明是树的年轮，是履痕和足迹，也是由远及近的心音。比起用力编织的那些故事作品，这些文字好像更切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疼感。

许多篇目写在青春时段，那时的稚嫩和面红耳赤的冲动，今天看非但不尽是羞愧，而且还引起我多多少少的钦羨。单纯直撞的勇气与昨日紧紧相连，如今这一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潜在了心底，只更多在黄昏时、在倾听扑扑海浪和漫漫市声的无眠之夜，才缓缓地升腾起丝丝缕缕。是的，我仍然为当年人和文学的承诺而激动不已。

我的出生地在半岛地区，即那个东部海角。那里曾经有无边的丛林，有大片的松树，离河的入海口不远，又在重要的古港之侧，于是被命名为万松浦。一个人由此地起步远行，就近的比喻是一条船从这里起航，缓缓驶入了风雨之中。如果留有一部长长的出航志，那么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必定连接着万松浦、开始于万松浦。

人是一条船，并且始终是独自一人的水手兼船长。这部出航记录未免颜色斑驳，腥咸汗涸，但唯其如此，也才称得上是一本真

实的书。

记得有一次回到故地，一个辛苦劳作的下午，我疲惫不堪地走入了万松浦的丛林。当时正是温煦的春天，飞蝶和小虫在洁白的沙土上舞动蹿跑，四野泛绿，鼻孔里全是青生气息。这时我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那是正在冒出沙土的一蓬蓬树棵嫩芽，它们呈深紫色向上茂长，四周是迎向春阳的新草与灌木……我一动不动地站定。大野熏蒸之气将我团团笼罩，恍惚间又一次返回了童年。置身此地此情，好像全部人生又在从头开始，兴奋与感激溢满全身。我仿佛接受了冥冥中的昭示，在心里说：你永远也不要离开这里，不要偏移和忘却——这就是那一刻的领悟、感知和记忆。

那是难忘的瞬间感受。也就是类似那个春天下午的一种莫名之力、一种悟想，时不时地在心底泛起，提醒我，并用以抵御生命的苍老、阴郁和颓丧。多少年来，万松浦一直伴我吟哦，伴我长旅——它的意义，它与我、与我一生劳作的关系，若以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而论，那么更多的是“兴”，而不是“比”。它总是明亮着和激励着我的整个劳动。

这些文字是系列的短章编年，更是一部丝缕相连的心书，一部长长的书。它们出生或早或晚，都一概源发于万松浦的根柢之上。

目 录

一 辑

语言：品格与魅力	3
纯粹的人与艺术	7
说“虚无”	15
冬月访谈	17
珍品荐：《手》	27
守望的意义	30
感谢	37
朋友与书与出版社	39
心上的痕迹	42
诗人	54
我喜欢的小说	55
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	57
“多元”与学习鲁迅	62
昨日程	64

二 辑

望海手记·····	73
小路·····	73
叹息·····	74
野椿与丁香·····	75
老渔眼·····	78
约会·····	79
妈妈·父与子·····	81
目击者·····	82
小妖精·····	83
谋杀·····	86
彩色三角·····	88
控告·····	90
天上的果园·····	91
同学·失眠之母·····	92
思念·····	95
河岸·医院·····	98
哀伤·····	101
歌声·····	103
根须相接·····	104
活着·····	105
一起歌唱·····	106
太阳的嘶叫·····	109
环形街道·····	111
树与花·····	113

走开了·····	114
会仇恨·····	115
马兰花·····	116
城市地理·····	117
青蛙·····	120
毒蛇·····	122

三 辑

春天的阅读（上篇）·····	127
对美追求不倦·····	127
精神的芳邻·····	128
水上仙子·····	129
满目新鲜·····	130
喜欢他们·····	132
奇迹发生之地·····	132
拽它不动·····	134
滋生诗情·····	134
猫是经典动物·····	135
为吟唱而生·····	136
深深地爱着·····	138
丹心谱和风情录·····	138
原汁原味的民间艺人·····	140
有了好的开端·····	142
倏然闪过的一念·····	143
农事诗·····	145

来自区邑的作品	146
感情和心襟	148
回忆的芬芳	150
鲜凉的潮水	151
生活纪事	153
在海滨吟诵不息	154
平原的吟咏	155
长路吟	156
自己上路	158

四 辑

春天的阅读（下篇）	163
诗章引领抵达	163
半生心事	164
琐碎隐秘的生活	165
自然温婉的叙说	166
艰辛流转于苦难大地	167
日久功圆	168
小小一帧	170
书是什么	171
山石之爱	173
源于文心	174
出走与归来	176
不同凡俗的质地	177
马拉松的胜者	179

看水浒绣像书	180
本土诗章	180
心吟手写的气度	183
一支坚韧的理性之笔	185
游走和顾盼之间	187
被希望之手轻轻叩击	188
文学的村庄	190
随海风流传	192
无可隐匿的心史	194
一条界限	195
花鸟	196
心蕾的怒放	198

五 辑

学习马一浮	203
尤风伟的故事	206
批评的个人情境	209
智者之诗	212
有书的长旅	215
走出梦呓	217
自画像	220
窗前	221
兼谈	223
怀旧与反思	226
关于《老照片》	226

那段历史	227
其中我所写的	228
人们的怀旧情绪	228
最近的创作	229
作品改编影视	230

六 辑

深爱之章	233
依偎	233
想起了年轻的时候	235
精致、脆弱、一尘不染	239
每年都有四季	242
时刻等待	244
哭泣刚刚开始	246
沧桑巨变	247
我愿做一只小羊	250
一朵萱草花	251
整个展厅被它照亮	253
辨认她的过去	256
腊梅	258
那是俗事一段	260
这样一对夫妻	262
像一只卧地羔羊	263

七 辑

犄角，人事与地理·····	269
黑松林·····	269
夜哭·····	272
两个岛屿·····	274
蓝眼老人·····	276
大作家·····	280
南山四月·····	282
水怪·····	284
高山水库·····	286
沙·····	289
地有三分·····	291
月主·····	292
半岛·····	294
昔日花·····	298
农民诗人·····	300
失冬雪·····	308
祷告·····	311
附：文学讨论会·····	314
附录 散文总目·····	347

一 辑

语言：品格与魅力

由于过分地宣传了“语言大师”的某些特征，尽管这特征在他们那儿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一个热衷于文学艺术的人有时首先会在语言上迷失。

人们都坚信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于是千方百计抓住自己的语言，做了艰辛的努力。谁能怀疑这种努力？

为了使语言深重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一个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公然胡说八道，藐视当代语言习惯，杜撰甚至强加的一部分“群众语言”……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并不妙。

那些过分机智的或极具特异色彩的语言诚然容易被记住、被流传和津津乐道，但它们在一个好的艺术家那里大概只是适时而至、适可而止的。他们不会把精力用在追求这样的语言上。

语言的功用即便在一部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那儿，也没有太大的例外，它不过是更清晰更简洁准确地表达了意思而已。那种“意思”无论怎样特别、怎样难以表述，也仍然要由相应的文字去体现。寻找“相应”的、准确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朴素。所以我们常常有理由这样说：最好的语言总是最朴素的。

一个人的性质会从语言上自然而然地体现，所以一个人不必使用全部心力制造出一份“自己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只能是虚幻的、莫明其妙的。

人老了会发出苍老的声音：人还幼小，就有所谓的“童声”。心灵当然规定着语言的色泽。语言的品格与人的品格互为表里，人如果真实、较少装饰、诚恳，他的语言也会简洁明了、朴实

可亲。

有人喜欢在语言上缠绕，以为“艺术”都是绕出来的；其实有话直说还会感到表述的繁琐和困难，怎么能再绕？世上纷纭复杂的事件、意绪，总是苦于不好传递，也苦于难以理解。绕来绕去的语言总是误事，当然也误了艺术。

如果注意一下那些优秀的、作品有内容的作家，会发现他们更乐于使用，也更有效地使用名词和动词，对它们格外珍视。这两种词语是语言中最坚硬的构筑物质，是骨骼。不必使用太多的装饰去改变和遮掩它们，这会影响它们的质地。

现在市面上的文章不必说了，即便是相当成熟的作家，在使用华而不实的装饰性词语方面，也变得相当不节制了。

把简单的意思和事物说得复杂化，这绝不是良好的习惯。这一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致难于收拾。这大概是时代的特征。在逐渐商业化的社会中，装饰是一种必须。舍弃了装饰的虚幻，会丢实现实的物利。

但语言艺术与商业活动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有谁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就必然损伤自己的艺术。

语言的魅力是内在的、长久的，说到底还是操持语言者的魅力。不少人试图让自己努力追求的文学语言独立化，这是做不到的。一个人的性质、境界、不会如此直接地传达而出，而往往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缓缓地体现。他难以用语言本身证明“我就是我”，而只能靠长期朴实无华的劳动、求真求实的过程去逐渐明晰地显现。

急于用语言本身证明自己是“不同的”，不仅会流俗，而且将在操作上变得尖声辣气。

不仅不能如此，还要做得恰恰相反，即让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变得“普通”：它应该是最不陌生的，没有怪气和异味的，即彻头彻尾的“时代的”和“大众的”。

语言会随着时间演进。我们每个个体都是这演进过程中的一

分子。

服从这种演进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减少传递中的损失，减少理解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字制成品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部分障碍仍然是语言本身造成的。行文中总有一部分语言失却了表达和传递的功用。

有人偏偏喜欢这种障碍。他为了在障碍中变得神秘和有深度。这当然是个小小诡计，不会得逞的。

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扫除障碍，自己动手扫除。

任何语言，无论它多么生动和准确，实际上仍然只能近似地表达人的思绪、意念。意绪的曲线是由词语的直线组成的，词语的直线再短，也仍然具有长度。所以语言对于纷纭复杂、无限柔软曲折的意绪而言，总显得生硬。

这就是我们面对语言一再为难、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的原因。

语言中的“我”会很自然地消失，这是正常的。“我”到底在哪里？在文字的栅栏之后，在内容上，在任其消失的气度和过程之中。

那样的个性之“我”才是魅力长存的。

20 世纪之后的文学不同程度地走入了单纯的语言竞赛。这对于文学的本质而言是个严重的伤害。文学在任何时候不能降格至语言的游戏。

我们到了抑制自己浮泛的激情、脚踏实地的时刻了。我们必须学会在质朴的语言的泥土上消融自己——消融得不留痕迹。

但语言外部的浓烈色彩极大地诱惑着我们。这种诱惑有时会促发创造的激动，更多的却是让人不自觉地陷于误失。兴奋会是短暂的，空荡荡的感觉倒要慢慢袭来。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语言与“我”是会发生分离的；这种分离不能不让人痛苦。

生命的色彩只存在于没有发生分离的那一小部分语言上，其他部分只在起相反的作用：遮盖个性之光。那种分离出的语言越是具有色彩，就越是有害。